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三六回 察貌辨色賢主知心 返善還真聖僧論道

話說太后自聽當宮太監入內跪奏：「護刑部尚書孔式儀領著罪臣徐天化、徐焱請見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太后聽了「罪臣」二字，臉上好生沒趣，便道：「這樣罪臣，何能就來見我？叫孔侍郎有事便明日早朝奏明聖上，這兩個劣賊，立行逐出，著永遠不許進宮。」太監剛要傳旨，皇上連忙跪奏道：「孔式儀帶國舅、徐焱進宮，是臣男傳旨的，還求母后圓融一點。」太后大怒道：「你要見他到你宮裡去，我慈寧宮從此是不准他父子進門。」皇上聽了，只嚇得一言不發。濟公忙立起笑道：「還是俺和尚來。」說畢，就到太后座前，把一隻腿子躡起，指著道：「啟稟太后，僧人這兩隻腿子慣會妨法，請太后作主，發交廷尉打他四□御棍。」太后聽說微笑道：「他有什麼法妨？」濟公道：「他不知進退，就如今日俺說太后必不肯替國舅父子看病，他不聽俺的話，硬要跑進宮來。所以求太后問他一個自行作主的罪過，打他四□御棍，警戒警戒他，他以後才不敢如此。」太后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請吃酒。」隨即向皇上道：「你且吩咐把孔式儀傳進來，問一問他二人究屬可知追悔，再作道理。」所以皇上傳旨，先傳孔式儀進宮，著徐天化、徐焱在宮門口候旨另傳。及至孔式儀進來行禮已畢，太后問他徐家父子在天牢一切情形，孔式儀到這個時辰，自然是專揀好話說了。皇上見太后聽孔式儀奏對，似乎已消了幾分氣的樣子，皇上就此便吩咐太監傳徐天化父子進見，太后也就不再攔阻，心裡卻有一個鬼胎，以為徐國舅受的這一番罪，算來我要數是罪魁，今日見面，倒覺很有些對不起他。心裡這一頓打算，已經就有些苦苦惱惱的難過。那知徐天化、徐焱走進宮來，太后把他一看，衣裳是長長短短的碎碎叨叨，帽子是紙糊的，真個門神不像門神，判官不像判官，暗道：徐家的臉被你們這兩個道賊丟盡了！心裡接著一氣，覺到眼睛一花，身子直從御座上坍下地來。此回皇上仗意濟公在此吃酒，心中並不懼怕，忙喊侍值的宮娥將太后扶起，用軟輿抬進後宮。不上一刻，也就醒轉，便向皇上道：「你去發落奸賊父子去罷，我是怕見他面了。」

皇上當下跑出，就龍殿坐下，看見徐天化父子跪在下面，目光炯炯，真個犯著凶相，與往日情形大不相同。看官，你道這徐天化父子因何現出這個樣子的呢？只因他們國戚，平日進宮是適意慣的，今日走來，先在宮門已伺前等後，守得冒火，及至進宮，太后又突然昏去，就把他們跪在丹墀下面理也不理，他們心裡罵道：鬧宮之事，本是你這老妖婦做主，今日把罪過皆丟在我們身上，諒情宋朝的官，我也不想做了。且候著赦了罪過，我們暗暗的投了大金，約他帶兵渡淮，裡應外合，獻了京城，代徐森、徐鑫報仇，以泄心頭之恨。他父子可算不謀而合，皆想在一條路上。當先孟夫子說過的：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」他二人跪在下面，存了這個壞心，所以就目光炯炯的露出一種凶相。

這位皇上也算第一個天生聰明的聖人，看見他們這敢怒而不敢言的樣子，並無絲毫慚愧之色，雖不能猜透他們的心事，也就曉得他們必有存心不善留在後首。就此朝他望了一望，把滿肚皮的話，也就不便深言，反轉向濟公道：「濟聖僧，你看看這兩人的形像著，在朕看這個樣子，怕的病已入深，多分看不好了。」濟公道：「陛下說那裡話來，莫說他們這樣病，俺前天碰著一個人，他也同你們大宋不大合適，嘴裡『老妖怪』、『老妖怪』的寫著，就想去投大金，約金人帶兵過淮，裡應外合，獻了京城，報他私下的仇恨。俺還代他不過只用了半粒返善丹，就把他的病醫好了。還寫了一張包票給他，包他永遠不發。俺這返善丹，當先師父傳俺的時候，他說過的，大約沒一人醫不好。這『返善』兩個字怎麼講法呢？那《三字經》上開口就說道：『人之初，性本善。』世上人當那幼年時節，沒一個不是善人；到了懂著人事，這才漸漸習慣，就同生了毛病差不多。所以吃了這個丹藥，他自然毛病去了，還做好人，因此這丹藥的名字才叫做『返善』的。但自古及今，只有一個人吃了這藥不見效驗，他姓曹名操。因他這人在他娘的胎胞裡，就帶了一肚皮奸盜邪淫，然後才出了產門，所以這返善丹他吃了下去就同把狗子吃了一樣，是一點效驗沒有的。因他無善可返，返來返去還是奸盜邪淫，那人就到了俺和尚面前，俺和尚也只得朝他歎口氣罷了。今日國舅父子，他既同國母一脈生成，斷然生時是個好人；就是鬧宮等事，不過一時受人愚惑，就同好好的人突然的得了風疾病差不多。所以俺和尚准許兩粒返善丹，管叫把他們就醫好了。」

皇帝見他說得有根有苗，有情有理，心中萬分佩服。便說道：「聖僧既有把握，就請聖僧代他們醫一醫罷。」聖僧當下就伸手向腰中去掏丸藥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且言徐天化、徐焱跪在下面胡思亂想，忽見皇上送太后進宮，不上一刻，復行走到外殿，就龍墩坐下，以為必受他一頓愾氣，然後才有發落。那知皇上同他們一言不發，反轉向濟公問他們的病可醫得好？暗道：我父子並無絲毫疾病，怎麼叫和尚代我們看病，倒也是個笑話呢！及至聽到後面方才明白，其中聽見濟公說到醫過一個人，怎樣罵老妖怪，怎樣要想投金，裡應外合等情，覺到一句一句皆是說的適才心裡所想的話，不由得汗毛直豎。暗道：這個人真正是神通廣大，了不得！單看他代我怎樣醫法？但我們吃下藥去，偏要投奔大金，弄他個不靈驗。說到此處，恰恰濟公拿了兩粒丸藥走到來了，說道：「包管靈驗得很呢！要是你們能穀弄得他不靈驗，俺從此就不治病了。」二人聽他這樣說法，曉得心裡所說的話又被他曉得了，就此再也不敢亂想，只得接了丸藥。但見那丸藥足足有菩提珠大，暗道：這大的丸藥又無湯水，怎樣咽得下去呢？濟公見他二人望著丸藥，不送進嘴，發急道：「咽不下去也要嚥下，誰叫你害了這個古怪病的！還要快些吃，俺和尚把酒兒、菜兒的擺著桌上乘涼，你們想想看，那可能慢慢守你的嗎？」二人被逼得沒法，只得把丸藥送到嘴裡。可也奇怪，那知這丸藥一經進嘴，覺得滿嘴生津，清香可口，也不曉得什麼擋絆，就同一滴花露樣的直滾到喉嚨裡去了，心下那一種清涼的氣候向上直泛。皇上坐在龍墩上朝下一看，搭眼見二人眼觀鼻、鼻觀心的，不像起先的樣子了，心中倒也奇怪。忽聽濟公在旁邊說道：「陛下爺爺，你老人家慢慢查點他們的病好不好罷，俺和尚也算了過一件大事，還要往別處去呢！」說罷，向腰裡掏出一個柬帖，交代皇上，說了一聲「照樣行事」，轉身歪歪斜斜的出殿去了。皇上把柬帖打開一看，但見上寫著道：

和尚經手事，都要理清楚。監中三個人，罪過已滿朝。開釋勿再用，用之禍更重。楊、韓兩家親，就此宜撮攏。更有賽雲飛，於歸亦與共。後會有期，來年三月中。

皇上看畢，便喚過孔式儀，把柬帖給他看了，就叫他回了衙門，把張忠夷、胡成、丘奎開釋。然後同徐家父子勸說了一陣，二人感激不過，直到後來徐焱立功，那看官自然就曉得濟公的返善丹是真個靈驗了。至於韓毓英、賽雲飛同楊魁的煙事，到後回大破小西天自有交代，閒話體提。

且言鎮江張欽差家中，因妖怪越鬧越狠，又打發家人到平望，曉得張欽差已經專差進京，日日張公子盼望濟公到來。那知這妖怪起初的伎倆，不過專絆人的筋斗，夜間缸兒、盆兒、碗兒、盤兒的亂響；前日有一位女親到他家來，剛剛入座奉茶的時節，這位女親不知不覺的也被他扔了一個筋斗，把一隻碗巧巧向頭上砸，砸得鮮血直流。所以張公子真個急了，就寫信到平望，請父親寫信催促濟公，就是發信這個日期，晚間有一個奶媽到天井有事，忽見一個又白又胖的和尚在天井中間亂滾，嚇得舌頭呵在嘴裡，喊了一聲跑到屋裡。張公子忙叫人去喊保家的查點底細，不料走去一個皆被打得頭破血流，一個都沒得出去。張公子正在發躁，直見磚頭、瓦礫皆從門外打進，趕忙將門關起，就此乒乒乓乓的打了一夜，直到天明為止。大早開門一看，見天井裡這筆磚頭、瓦礫、舊缸片，足足要論擔挑。一連幾晚，皆是這樣，沒一人敢出門！晚間門扇關了稍遲一刻，那些磚頭、瓦礫就飛到屋裡。看官，張欽差家裡，這個缸片精作怪，已有些日子了，怎麼這幾日突然的便鬧得這樣厲害？其中有個原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